

酒友

陶妍妍

他曾经是她的投资人,也是她创业伙伴的朋友。后来她与联创闹掰,他却选择站到她这边,将她从深渊里捞起,于是他们有了过命的交情。她严重怀疑,能处成朋友,是因为自己特别能喝酒。

有一回,她去他所在的城市出差,晚上约他。那是他们第二次见面,第一次单独约饭。他早早等在酒店的大堂,领着她去了一家相熟的音乐餐厅。那晚,喝了一瓶干红,一瓶清酒,还有半瓶单一麦芽威士忌,就两个人。

他大概第一次看到,一个女的,那么能喝。那女的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那么能喝,并懂了一句话: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后来,他们成了酒友。

在这之前,他唯一的酒友,是自己的姑娘。可惜姑娘那年在剑桥攻读人类学博士,他很久没喝到那么开心了。

他是个话极少的人。平常除工作,就是跑步,还有偶尔的喝酒。生意场上沉浮几十年,从不得不敬酒,到不得不接受敬酒,用时间,在缓慢画着一个圆。

太太滴酒不沾。姑娘一过十八,他就培养她,成为自己最好的酒搭子。姑娘靠酒喂大,亦是“神人”。

毕业季,姑娘在大洋那头给爹打电话,说收到国内一家新成立的公益基金的offer。

“就是薪水少了点。”

“多少?”

“低于一万。”

“到底多少?”

“3000左右吧。”

他在视频这头喝着酒,“你最近在看小岳岳的相声啊。”

嘿嘿,这梗,爹算接住了。

放下杯子,他认真地跟姑娘说:“公益这种事,就该你这种富二代做。生存无忧,有点眼界,判断力还行,受那么多年教育,总积累下一些高效做事的流程和方法,对一个刚起步的行业有好处。”

跟我叨咕这事时,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忧愁。

“我也是白手起家,财富由她再还给社会也正常,但想来想去还是叮嘱了一句,爹的啥你捐了都没意见,就那三家书店,能不能给我留下来。”

太太在家多年。孩子上学后,她就退回了家庭,做饭,种花,养娃。再顺便炒



陶妍妍,媒体文化记者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《谈情说爱》《最美中国电影》《破土》等多部书籍。现居合肥。

炒股。对闺女拿公益当事业起步,也没什么大意见,就是不太满意她的恋情,以及即将到来的婚姻。两个孩子青梅竹马,可是,一个博士,一个大专;一个全世界飞做公益,一个蜗居在小城当机械工程师。

他安慰道:“焦虑什么呢?她这么选不遗传你嘛。你已经通过实践证明过得不错,根据进化论,她应该会过得更幸福。”

他6岁丧父,母亲带着4岁的妹妹改嫁,把他留给了守寡的奶奶。山穷水恶,奶奶靠种菜、打鱼,带着他,像带个么儿。10岁那年,他才第一次又见到妹妹。

母亲又接连生下两个孩子,顾不上8岁的妹妹。他抹着眼泪,把妹妹领回了家。

有时半夜醒来,看奶奶还窝在灶台前,细细咂着一杯烧白。奶奶的影子,薄得像一张纸,在空荡荡的古厝里,飘来飘去。

那年他高中,日夜苦读。接到口信,奶奶吐血住院。医生说,你老太太是积劳成疾,身体很多器官都衰竭了,怕是活不过70啊。奶奶倒有点期待医生一语成谶,这辈子,做人,太累。

他高考成绩很好,但还是报了师范类的院校,只因读师范可以拿到更多补贴。大学四年,是他10岁后最幸福的时光。同学们谈恋爱,他也谈了。她是班花,导师的女儿。她是那么美好,他却从不敢说永远。

大学一毕业,他就回到老家,把奶奶从乡下接到城里。他总要忙到很晚才能回来,时常想那个姑娘,但没料到她那么快就出现了,像梦一样,出现在一个要用盆满屋接水的台风天里。

他说他这辈子,他只离开过奶奶4年;而另一个女人,22岁后的人生,一年也不会离开。

那几年,正是台资港资投资最旺的几年。和老板学了几年生意后,开始单干,大背头,BB机,很快走路拽得像007。

他第一次拿到了五万块的现金奖励,带回家给奶奶,奶奶摸了又摸,闻了又闻,还是不敢信,“都……都是给我的?”

“奶奶,都是给你的。”他狠狠点点头。那一晚,奶奶是抱着钱睡的,因为放到哪里都不放心。

第二天,他就去买了保险箱,放在她床头,钉得死死的。

“直到奶奶死,我们家常年保持放十万块的现金,她要经常拿出来数一数,才比较开心。”

奶奶后来活到了90岁。

有一次,她处在崩溃的边缘,去找他喝酒。

酒过三巡,他说:你看我这种人,有一百个理由仇恨社会,有一千次机会成为混混,我还是如履薄冰地做了大半辈子“人”。人生一世,不要因为别人,变成你自己看不起的那种。

作为“人”,他的生活很简单:下班后,会一个人喝酒,更多是跑步,跑到妈祖庙门口,就着一碗咸咸的海风,吃一碗最简单的沙茶面。



我和红霞姐至今没有见过面,我在上海做航运,她在藏区做驻村干部,山河万里,生活轨迹似乎难以相交,是文学的善意将我们相连,擦出友谊的火花。

起初,我是在一个文友群里读到她的驻村日记。疾病、泥石流、干旱、意外,造成很多困顿的人,她去救济、安慰、陪伴。

后来,我便特别留意她的文章,她说在县城开会,会务管饭,很多人只吃几口,她怕浪费,使劲吃。尽管如此,桌上还是剩了一大半。她打包带回村,背了十几盒,差点走不动。我实在忍不住,私信她,红霞姐,你一个政协委员,打那么多剩菜,不怕人家议论?村里人知道是吃席剩的,不嫌弃吗?她笑了,说,山上很少有荤腥,我把这些菜打包带回去,老人孩子像过年!

我对她多了一层敬意。

三年前的腊月二十五,红霞姐在群里分享了几张照片。其中一个女子穿着很薄的滑雪衫,脸上冻得乌青。几年前,工地上的墙倒下来,女子的丈夫被砸死了。那天,她见到这个女子,当即把自己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给了她。过了两天,她又遇见了这个女子,见她依然穿着旧滑雪衫,她问,我给你的羽绒服呢?女子瑟缩着、不好意思地说,羽绒服被小姑子要走了。红霞姐二话没说,拉着她冰凉的手,下山去县城给她买了两件长款羽绒服,另一件给女子的女儿。看到这里,我真难过,一夜没睡好,第二天上午,给红霞姐转了五百元。她很诧异,回复我:太多了,我不能要。我说,我也暖暖你的心,你温暖了那么多人,自己去买件新衣服过年。她推辞了好一会儿,最后说,我们村有个西藏贡嘎来的小媳妇玛吉,一直想回老家,这钱给她吧,让她给娘家人带点东西。钱花到需要的人身上,你会更高兴。

五百元给了西藏小媳妇。红霞姐又给我讲这个小媳妇的故事。

玛吉是奔着爱情来到舟曲的。来了之后生了一儿一女,丈夫越来越担心年轻的妻子跑路,平时很少给她钱,给的钱只够两个小孩吃用,也不准她交朋友,甚至不许她跟娘家联系,她想在网上做藏药代理补贴家用,丈夫也不准。

红霞姐说,这个跟自己女儿一般大年纪的小媳妇,整天郁郁寡欢,忧伤只对她讲,她听了常常难过得想哭。玛吉母亲病重,渴望见见女儿,丈夫终于允许她回西藏探亲,只给了她打车票的钱。玛吉没法,如果没

有她偷偷资助,玛吉就得空着手回娘家了。

有一天,我给她打视频,她正在县城买豆腐,说好久没有进城,回来补充一下物资。我很惊讶,说,你驻村期满快一年了,怎么还在驻村?她说,自从十年前大手术后,便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活。帮助难肠人,真的很快乐。所以她又申请回村了。

我看到她手里提了个大包,问里面是什么?她说,有奶粉、豆浆粉、醋、盐,还有创可贴、凡士林、风油精、香皂、插座!都是送给村民的。村里的东西质量差,进城一次,就到大超市多买一些。村里矛盾多,她给困难户送东西,有些不困难的人也找她要,她就买了个大包,把这些东西都塞进去,别人看不见。

她做了一个四顾张望的表情,我俩哈哈大笑。她连护肤霜都不用,高原强烈紫外线晒伤的脸颊,布满细密的皱纹。她身上穿的衣服,还是八九十年代的款式。她的工资在舟曲完全可以让生活富足,但她大部分都慷慨接济了老人和孩子,办幼儿园、设立“包红霞奖学金”,还给十几个保洁员买大衣和靴子,都是几千几万的往外掏。

我说,你身体不好,不能总是自己掏钱,也要留点钱应急。

她摆摆手:“自己掏钱办事快。写申请找领导,还未必能争取到,现在自己也老了,不想再低声下气去求人,再说,自己月月有工资,又是个简单的人,吃饭不讲究,两个洋芋就是一顿饭。穿衣随便,这些年体型就一直瘦,年轻时的衣服照样能穿。”

我问她,你这样像长在村里了,家人没有想法吗?红霞姐羞涩地笑了“爱人支持我咧,走在村庄里,人接着地气,舒畅得很。我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,他们乐得看我高兴呢!”

最近,我和朋友们捐助的书到了,她分门别类,送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。看着她发过来孩子们读书时专注的神情,幸福像春水,漫过我们的心田。



魏芳芳,业余写作,作品散见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湘江文艺》《读者》等报刊。现居上海。